



打井

范平沫 朱靜元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新文藝出版社

• 1955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五個短篇小說。

《扯仙籃》一篇，通過一個農民的親身體驗，表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對於單幹農民的優越性；也表現了社員們對於單幹戶的關心和照顧。

《海濱村一日》是日前農村生活的抒情的描寫，它表現了一個先進的青年農民，也表現了欣欣向榮的合作社的側面。

《串娘家》一篇，通過一個農婦回娘家去過春節的故事，描寫出兩個新的農民家庭。也從側面描寫了兩個合作社的發達景況。

《風波》《打井》兩篇，描寫了當前農村生活中，投機商人和富農的破壞活動，以及這種破壞活動的失敗。

這幾篇小說，富有現實意義，和較濃厚的生活氣息。

打 井

著 者	范 平 沫	朱 靜 元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證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上海長壽路74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09) 11 11 1311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47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1/16
1955年6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2100冊
定價 二角五分

目次

『猿仙鰲』	范平沫(一)
海濱村一日	范平沫(二三)
串娘家	范平沫(三四)
風波	朱靜元(四)
打井	朱靜元(五)

「獐仙螯」

范平津

有人喜歡喚大洪作「獐仙螯」。獐仙螯是海灘上的一種蟹，牠有兩個特別的地方：一是只有一個螯，二是牠常常在洞口築起一圈沙土，像個井欄圈，自己則鑽在洞裏，正合上「坐井觀天」這句話。去年年初，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陳正明勸說大洪入社，大洪不應，就爲這件事，不知哪個好事的給大洪取了個綽號，叫「獐仙螯」。

大洪聽着「獐仙螯」這三個字總覺得不是滋味。

去年秋天，大洪終於加入了合作社，到現在，已經一年了。一年來，他幹得滿有勁。眼看着今年合作社的棉花、花生、玉米都是豐收，大夥兒心裏都樂孜孜的。現在吃過晚飯，大洪就在收拾麻袋和籬筐等物，準備明天去收割玉米。「少說一點，每畝扯個五担半，也比往日好年成多上了兩三成；要是單幹，幹得東海洋翻個身，也搞不出這麼個結果來。……」他想。

『大洪哥，』小王蛋氣喘喘地跑進門來。『你在準備了，不必多說了，只是陳主任叫大夥明天起個早，收了玉米，還要到棉田裏去噴注硫磺汁殺紅蜘蛛呢。』說着又轉身跑出去通

知別的人家了。跑到門口，又回頭喊道：『多帶一些麻袋，等會豐收了裝不下又是添麻煩。』
獐仙螫，聽到嗎？』小王蛋裝了個鬼臉，一溜煙地跑了，可是嘴裏還是叫魂似地喊着：『獐仙螫，獐仙螫，……』

大洪追他不着，心想：『我已經是合作社社員了，可怪這批調皮的傢伙，還是叫我那個野綽號，……』『獐仙螫』，這字眼多麼刺痛人心！

大洪想着想着，又想起去年的蠢事來。

去年年初，陳正明勸大洪入社。大洪說：『看吧，單幹戶和合作社哪一個吃得開？』大洪仗的自己有牛，有水車，有豆餅，而且捨得施肥，又有牛大的氣力，又肯熬苦活，誰都稱讚自己是『生產上的老經驗』，就拍拍自己圓闊的胸膛說：『合作社，什麼合作社！我一個人就頂你們兩個，三個！』誰知正當春耕的緊要關頭，他病了，『老天爺瞎了眼睛，在要緊關頭罰我生病！』他氣得在病床上直跺着腳，罵天咒地。懷了三個多月孕的大洪嫂，望着自己空蕩蕩的田野，噙着一把眼淚。自古道：『春天不下苗，秋天割稗草。』她一天到晚在病床前打轉，餵湯餵藥，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互助組、合作社田裏的種子，已經鑽出芽來了，看去一片新綠。大洪的種子還壓在病床

底下，田裏倒也綠得新鮮，但却是一片亂草。陳正明看到後急得跳了起來，連忙對合作社社員說：「我們合作社幫他幹了吧。」

「不，」小王蛋捻着大洪田裏的雀子草，做着怪樣子說道，「看他這隻獨腳蟹怎麼爬法？這正好叫他掀開登仙螯的井欄圈來看看天下大局，看看單幹戶和合作社哪一個吃得開？」

許多社員都贊成陳正明的意見，馬上給大洪家鬆地下種。小王蛋却嘟着嘴嚙嚙起來：「幫他幹，我也不反對，就是氣不過，你想，他仗自己有牛有農具，怕參加合作社吃虧。現在，他病了，我們幫他幹，要是我們病了，他倒還以為單幹戶比合作社吃得開呢。……」

病後，陳正明又勸他入社。大洪想：哪會再有這麼巧的事，專挑農忙日子生病！他看看自己田裏的種子下得遲，苗子很短，就更加發狠地幹活。他對自己說：「合作社，下種我輸給你們，在真本事上你們可要當心，不輸給我——我才枉叫大洪了！」

大洪嫂也勸他入社：「要不是合作社幫忙下種，田裏會變豬窩呢，……」

大洪看看自己的老婆居然也數說起自己來了，就沒頭沒腦地搶着甩嗓子：

「誰說的？我為什麼要入社？」

靜寂了一會，大洪還是怒氣沖沖地對着老婆喊道：

「我爲什麼要入社？他們合作社的全部家當也只有六條牛，三部水車，我們一家就有一頭大水牯，有車，有肥料，又有氣力，……種田靠的就是這些。從海灘變爲玉米田，從老輩傳到現在，從來也不會聽說過幾家人家合起來了就會增產。老古話說得好：「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扛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了就是心不齊，連水都沒得吃，還嚷着想增產呢！」

大洪常常想：在這富饒的東海邊上，要捉魚，就有鰻頭魚、小海魚、銀皮魚等各式各樣的魚；要捉蝦，就有小白蝦、大白蝦、龍頭蝦等各種各樣的蝦；要種田，自己什麼都現成，海灘又一年年向外伸長土地，自己的土地一年年多起來，自己也就會一年年富起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棉苗長得像一株株小樹，枝梗又開來，掛滿燈籠般的黃花喇叭，有的還結上拳頭般大的棉桃。那玉米，每株在半腰裏結了兩三個結實的苞子，吐着鮮艷的紅纓鬚，……大洪樂得一會兒摸摸棉桃，一會兒撫撫玉米鬚子。「但等七月半，就可採早潮花了。採棉花那天，我要煮上滿滿的一鍋玉米，請陳正明他們來嚐嚐，也好表表我對他們幫忙下種的心意。」

「怎麼樣？大洪哥，」陳正明也笑着對他說，「差不多吧？」

「大概誰也輸不了誰，看豐收了再算細賬吧！」

可是，莊稼遭了蟲害，像隻瘋狗，死咬住每個莊稼人的心。大洪看着正在枯萎的棉株，氣得臉色鐵青，跺着腳喊：「好好的棉株……啊，給老天爺糟蹋到這麼個樣子！」他看看玉米，沒有成熟的玉米拖了一把老白鬚，也老氣橫秋地啾大洪，氣得大洪又咒罵起來。

天旱得棉田龜裂，棉葉和花盤脫了一地，連棉桃也在脫落。更可惡的是紅蜘蛛和白絲蟲網住棉葉、黃花喇叭和棉桃，網住玉米苞，還鑽到裏邊去，乾脆要吃掉它。單幹戶自然不必說，就是互助組和合作社也弄得手忙腳亂：裝排牛車、風打車，又要輪班連日連夜車水灌田；要買硫磺粉、石灰，煎熬硫磺汁，又要買噴注硫磺水的「打藥水機」，要在每株棉花和玉米的每一張葉片上仔細噴注硫磺汁，又要隨時拾起裹着蜘蛛蟲的捲葉、枯葉和落葉，拿去燒掉；又要……虧得陳正明很好地組織了勞動力，揀腰大脖子粗的幹屎水工作，婦女和老弱的負責煎熬硫磺汁和噴注硫磺汁，各家的孩子在早晨和放學以後去拾捲葉、枯葉和落葉。這樣，合作社才搶救了棉田、玉米田，連耐旱的落花生也喝到了充足的水分。

大洪有牛、有車，也有錢置辦硫磺水，可就是勞動力不夠。一會兒攆了車軸到田裏，一會兒又回到家裏拿水車架子，忙得一路上雞飛狗跳，也想像小王蛋說的那樣：「憑他「一個螯」，潮漲忙到潮落，潮落又忙到潮漲，頂個屁事！」大洪嫂鼓了受孕七個多月的大肚子，也爲煎熬硫磺水忙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是，大洪對她還不满意：

「蹲在家裏享死福！重活做不得，也該幫我到田裏去拾掉蜘蛛葉！」

大洪嫂叫他想法僱幾個短工來幫幫忙，引得大洪更加火起來了：

「人家哪個像你這樣好吃懶做，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家家戶戶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你還想僱人！」

「大洪，」大洪嫂噙着淚說，「我腰酸背痛，不能動彈，就是一些家務零活，已經累得我伸不直腰幹了……」

「伸不直，伸不直——船到橋洞自會直！專門想吃了不做，飯米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看人家小王蛋嫂只有三個月的身孕，合作社就不讓她幹生活……」

「你活昏了，」大洪雷吼起來。「人家是人家，他們不幹，有合作社幫着幹呀！你不幹也罷，冬天紮住了脖子，反正有的是西北風，日夜够你喝！」

「誰叫你不參加合作社，……」話剛鑽到喉頭，大洪嫂終於又拌着眼淚把它嚥下肚裏去。

大洪吆喝着大洪嫂到田裏去，半路上恰好碰着陳正明、小王蛋車好了水回來。陳正明一見就叫喊起來：

「大洪，你安的啥心腸呀！你這不是在狠心折磨嫂子！」

大洪嘆了口氣，眉毛蹙成一團：「正明，實在人手不夠哪！顧了棉株委屈了玉米，忙了車水就沒法拾捲葉，此外，還要噴注硫磺汁呢。」他轉身指着自己的女人，顛倒說：「她又不肯呆在家裏，我也只得讓她出來做做細活……」

「棉花、玉米是重要，可是人命更重要。我們要的是人財兩旺！」陳正明指着小王蛋說：「王蛋嫂子也不是個明白人，懷了孕，又是大暑天裏，幾次三番勸她不要幹，她却還是瞞着我們去煎硫磺汁，真是古語說的「不明大義」！小王蛋，合作社全體社員要你好好勸說她，叫她不要操什麼心，我們什麼事都會辦得叫她稱心滿意的！」

陳正明和小王蛋推着大洪嫂子，叫她回去歇歇，一面接過噴硫磺汁機和羅筐什物，一面對大洪說：「不要辛苦了大嫂，田裏的事，我們來幫你的忙。」說着，三人往田裏去了。

大洪回過頭來，看見老婆左搖右晃的背影，只覺得眼面前一圈黑，身子浮動起來，像在沒頭的水裏走着。陳正明急忙把他抱住。大洪半晌才醒轉來，揉揉眼睛，對陳正明說：「真是手腳不夠，搶救不了，虧得你們又在急難裏來幫我忙，來救我，救我的棉花和玉米！」

陳正明說：「人手不夠是最苦的了，你看只要遲搶救一天、半天，就不知道要給紅蜘蛛、白絲蟲搶去多少玉米，搶去多少棉桃！莊稼人看了多麼心疼！這回我們合作社搶救棉花和

玉米，靠的就是手脚多，幹得快！現在只剩下南家巷三畝墳地了！」陳正明又指着路邊的那些乾癟的莊稼，繼續說：「搶救莊稼，遲一個鐘點半個鐘點也不行，這工作比救火還急，還困難。大洪哥，你不要乾着急，我們不能睜着眼睛看你的棉花、玉米被紅蜘蛛、白絲蟲咬死，等會我叫王蛋哥去喊南家巷王長林他們一道來幫你幹，頂多一天再加上半夜，就幹好了。」

大洪笑了，眼睛裏湧出亮晶晶的淚水來：「多虧你們了！這幾天來，我連日連夜沒有睡覺，忙得喪魂落魄，要不是你們來幫忙，棉田裏還能採得到棉花？」光割柴草，白忙一夏。恐怕連柴草也要被紅蜘蛛啃掉呢。」

小王蛋幫大洪捫着籬笆，問道：「我們既是屎水和噴注硫磺汁去，帶這空筐子幹啥的？」

誰知這話問得大洪心裏又是一酸，眼淚滴溜溜地滾了出來。「唉！我是想收玉米的。——玉米現在還沒有成熟，手指一剋就冒出白漿汁來；呀，差上半個月二十天，玉米就可以收了，就是飯糧了。眼看這玉米已經在我們嘴邊滾來滾去，可是……自己兩隻手忙不過來，又不忍玉米給蟲吃光，心頭一橫，只得打主意把還沒有成熟的玉米割回來——正明哥，王蛋哥，要是你們遲來一步，我真的把它割了，這一下的損失，起碼有六成；而且早割的還要爛呢。我真連以後的日子怎樣過都不敢想了。」

陳正明眼圈也紅了。他啞聲說：「大洪哥，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商量商量搶救你的棉花和玉米要緊。」

他們走着，談着，大洪倒難爲情起來了：陳正明、小王蛋、王長林他們都會多次勸他入社，他自己是怎麼說的呢？當初是怎麼想的呢？……而現在又碰到這個尷尬場面，合作社不存一點私心，反來懇切地幫助他，這是什麼道理呢？大洪的臉一陣紅，一陣青，他狠狠地咬着嘴唇，在心裏不斷罵自己。

正是秋收的時候，大洪嫂生下孩子了，大洪非常高興，把淘米、燒飯、洗衣、餵豬這些家務事都頂在自己頭上，還要煮水熬米湯來服侍老婆。偏在這時，縣裏傳來了颱風侵襲的緊急通知，慌得大洪丟了淘米籬拔腳就往田裏跑。——王蛋嫂她們幫着服侍大洪嫂子，陳正明、小王蛋他們又幫着大洪搶收，把一担一担的棉花、一袋一袋的玉米送到他的晒場上，過了秤，再幫着搬到東廂房裏去。大洪看合作社如此熱心地幫助自己，心裏很感動，也很不安，——其實更使他不安的是：自己已經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合作社又在下種、抗旱、治蟲、搶收等各方面熱心幫助自己，可是今年的產量還是跟不上前年的產量；而合作社在和旱災、蟲災鬥爭中却仍舊完成了豐產計劃，每畝的平均產量就比大洪多了一百二十斤。『這是什麼東西在搞的鬼？』大洪對自己說：『單幹就是吃不開！』

「大洪哥，單幹搞到這麼個收成，已經上上等了，」陳正明給大洪安放了最後一袋玉米，笑着說，「自然，比起合作社，還差得遠呢。」

大洪想起剛才搶收時有一隻麻袋忘在田裏了，現在不去拿，等會不知要給颶風吹到哪裏去，他就跑到海塘田去拿。這時，風一陣緊一陣，大洪用勁向前跨步，似乎還覺得在倒退。

「如果沒有合作社來幫助搶收，好好的莊稼要在風雨裏發了芽，我這個獨腳蟹要變做軟殼蟹了。」他站在海灘上，想着是不是要參加合作社的問題。他的面前，海浪在洶湧。

颶風來了，「呼呼」地就像鋼鞭在空中揮舞一般，海面上迸發出巨石般的大浪，拋向空中，又裂為碎石似的浪花落下來——還沒有落下，又被新的巨浪衝起一丈多高。洶湧的波濤拍擊着海灘，潮水暴漲起來。平日平靜的海洋，正被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攪動着，海，在奔騰，在怒吼……

大洪覺得自己肚子裏的五臟六腑也一樣被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攪得七顛八倒，心都幾乎跳到胸膛外邊了。他抬頭看看天色，知道要下大雨了，便跑着回家去。脚下那些獐仙蟹，也正急急忙忙地掙動着拙笨的腳往洞裏爬。——「一螯抵得上兩螯？雙拳敵得過四手？單幹戶比得過合作社？……」大洪頭上頂了個麻袋，在狂風急雨裏奔着，他大聲吐口唾沫：「呸！」……

大洪正想着去年的蠢事，想着自己是在怎樣痛苦的經驗教訓下參加合作社的情景的時候，大洪嫂開好了婦女會，抱着孩子來了。大洪接過孩子，孩子長得白白胖胖的，到今天，恰恰一周歲了。這一年來的變化是多麼大啊！

晚上，大洪翻來覆去睡不着，想着參加了合作社的種種方便和好處，獨自格格格地笑出聲來。大洪嫂還以為他在睡夢裏癡笑呢。

第二天一早，大洪就揹了籮筐蓆袋到海塘田去。『社裏的玉米，少說一點，每畝收個五担到六担，也比往日好年成多上兩三成；今年的棉花、花生，豐產也不成問題。要是單幹，幹得東海洋翻個身，也翻不出什麼……』空中發出『哇哇哇』的聲音，一羣海羅鷹正從海面上飛到玉米田的上空。——『這叫做怪，合作社就像海羅鷹，真會下蛋！』

大洪看那玉米田，喝起采來了：『了不起！每株都掛上三枝尺來長的玉米苞子，呵，有幾株還想伸出第四枝來，哈！這玉米稈子長得像個沒有邊際的樹林子，竄了進去，簡直叫你認不出東西南北！』大洪貪饞地呼吸着莊稼的清香的空氣，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暢。這時候，空中又發出『哇哇哇』的聲音，海羅鷹撲着銀翅，向東方海面飛去。

東海面上竄起一個慢頭般的火球，很快圓起來，大起來，太陽射出耀目的金光，微微搖動

的碧波裏鑲嵌着一根輝煌多彩的琉璃柱子。大洪的母親活着時喜歡說：「這是龍宮裏的宮柱，很長很長，長到碰到太陽，誰看到它，就有福享。」大洪雖然不相信這個美妙的傳說，但心裏還是快樂的。

一羣獐仙鰲又在海灘上爬着。——『不，我不是「獐仙鰲」，我不是獨腳蟹了！我已經撤掉了套在頭上的井欄圈！我們要的不是一隻鰲或兩個拳頭，而是千萬雙手共同勞動！我們要的是互助合作！要的是豐收！』大洪再看那海水裏發出璀璨的光輝的琉璃柱子時，真像老輩人說的心裏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

『大洪——大洪——』

陳正明他們來了。

大洪踢着腳邊的一隻獐仙鰲，跑向掛滿豐腴肥厚的玉米苞子的田裏去。

一九五四年五月

海濱村一日

范平沫

一

暑假了。我挑着鋪蓋回家去。走近海濱村時，心裏在盤算着：是不是順便到表哥家去看呢？——這裏方圓幾十里，誰不知道海濱村有個顧達根！聽人家津津有味地談論他的事蹟，連我作表弟的面子上也好生光彩。記得就在昨天歡送畢業班同學的晚會上，我說：

「回到農村去，我一定學習我的表哥，爭取也當上個農業勞動模範。春假裏，我們初三班寫給顧達根同志的保證書上說：『升學的應該努力學習，參加生產的應該積極生產。爲了『鐵牛』代替老牛，爲了在沙漠裏密佈菓園，爲了荒蕪不毛的海灘上的玉米豐收，爲了豐收的喜悅，……親愛的顧達根同志，我們準備跟你一樣，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從事農業生產，建設自己的家園。』現在初中畢業了，我們這些話應該化爲實際行動了。……」

我更記得，正要走下講台，校長和班主任跑來跟我緊緊握手，同學們蜂擁上來。一陣忙亂中，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胸膛上給掛了朵大紅花。——我說，還早呢，現在我還不配戴花呢。……